



盛夏葳蕤，时光生香

韦昭

时光像穿梭一样，恍然如梦跨入了盛夏。漫步河堤，蒹葭苍苍，树影婆娑，蝉鸣幽幽；一片片绿叶，碧波粼粼；一朵朵鲜花，娇艳灿灿。伴随丝丝飘拂的清风走进收获的季节，寻一处繁华，览一方美景，让舒畅的心情在芬芳艳丽中释放。

清晨，抬眼望去，山野氤氲葱茏，烟霞笼罩青苔，田园绿浪起伏，一株株水稻正以洪荒之力吸汲阳光雨露，积蓄力量滋养丰满的谷穗；微风吹拂金黄的稻田，泛起层层涟漪，“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喜悦在农人的脸上荡漾。

七月盛夏，是瓜果飘香的时节。一天的早上，我驾车路过二塘镇樟村生态农业园区，路边井然有序、透明靓丽的一个个棚盖形似白浪翻卷，吸引我的目光。

路旁的太阳伞下，只见果农们整齐地摆放装满葡萄的筛子和箩筐，等待顾客前来购买。他们当中有的站着，满怀期待地看着小商贩给个好价格；有的带路把老板领进自家的果园选购，盼望识货的老板早点买走葡萄；有的互相聊天，议论今天水果的价钱，讨论怎样应对商贩的

讨价还价；有的忙着采摘和搬运，直接把葡萄拉到县城销售。顾客们瞧瞧这家、瞅瞅那家，明亮的双眼搜寻着那些长得肥美的葡萄，像是在欣赏一件件弥足珍贵的珠宝，心里想着怎样才能买到称心如意的葡萄。

在征得一位果农的同意后，我走进果园转一转、瞧一瞧。

果园里盘根错节的葡萄藤相互缠绕，密密交织，或紫或红或青或绿的一串串葡萄，像翡翠，像玛瑙，像中国结的花盘扣，光彩炫丽，在斑驳的光影中散发莹润的光泽，装扮着整个果园。

移步靠近侧耳细听葡萄成熟的声音，吸气细闻葡萄逸出的香味，斟酌推敲描写葡萄的美诗——“灿灿悬珠实，垂垂拂翠苔。”“苍藤蔓，架覆前檐，满缀明珠络索圆。”诗句令人心花怒放，如沐烂漫的春天那样的欢快。芳香的果实缀满了枝头，压弯了枝丫，硕果累累。伸手摘上一串，轻轻地剥开薄薄的外衣，露出厚实的嫩肉，“珠圆玉润”的质感像一颗颗色泽鲜亮的珠子，挤出细小的果籽，入嘴的果肉，甜丝丝的味道一路蔓延到胃囊，沁人心脾。丰收的希望在乡村

的田间地头弥漫，辛勤的果农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让人荡起五彩斑斓的爱恋。

盛夏的七月，瓜果不胜枚举，葡萄、龙眼、石榴、黄皮、西瓜……竞相上市，直教人馋涎欲滴。西瓜，犹如炎炎夏日的代名词。夏季一到，西瓜就亮相登场，几乎没有人不爱吃西瓜，可以说“无西瓜不成夏”。无论是街边摊点还是水果小店，随处都可以看到西瓜。西瓜挤挤挨挨地簇拥，探出圆圆的脑袋，好奇地观察夏日世界的美丽。

傍晚，日薄西山，空气中的滚滚热浪慢慢退去，摊点瓜衣的小喇叭重复地播放“甜甜的西瓜，两块钱1斤”的语音。喇叭声勾起我记起“西部歌王”王洛宾那首《达坂城的姑娘》，我不由自主地默默哼着：“达坂城的石头硬又平呀，西瓜呀又大又甜呀……”

我一边哼着歌，一边挑选西瓜。拿起一个花纹深透的西瓜，用手轻轻地拍打。从西瓜传出的清脆的“咚咚”声，我知道那是优质品，于是买了下来。回到家里把西瓜切开两半，两个小孩拿起小勺子一勺一勺地挖着吃，待到渗出的

汁液积累多了，又一勺一勺地舀起西瓜汁往嘴里送，咕嚕下肚，好不凉爽。

西瓜，是夏天人们爱吃的水果，没有西瓜的夏天是不完美的。《本草纲目》记载：西瓜“解暑热，疗喉痹；宽中下气，利小水；治血痢，解酒毒；含汁，治口疮。”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夏天》一书写吃西瓜时说道：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我们现代人吃西瓜，也有的先放到冰箱里冷冻，吃起来更清凉、更爽口。

我们在津津有味地品尝瓜果的时候，可是又有谁想到，收获一个瓜、一个果的背后，不知饱含着农民多少次默默无闻付出的辛劳，不知蕴含着他们多少滴早出晚归流下的汗水。在果实生长的过程中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果园里施肥、剪枝、打虫……一挂挂飘香的瓜果，感受到了时光的垂青。

岁月匆匆，光阴浅淡，我们把收获、奉献、美好装在心里，在过半的时光里辛勤耕耘，在绿意葳蕤里编织浪漫的诗意，于时光里生香，于流年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每个自然村（生产队）的村边都有一个土制的石灰窑。在生产队的年代，每年必须烧一窑石灰用于生产。“燃烧”的岁月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烧的石灰用来干什么？我亲身经历，石灰主要用在田间和地里。譬如稻田里用它去耘田，与现在用的除草剂一样，更是兼杀稻田中的蚂蟥。蚂蟥是吸血虫，听到水响就飘浮游来，样子十分可怕，尤其是女人们见到蚂蟥时会尖叫。但把石灰撒入稻田里，蚂蟥就无影无踪了。在地里种农作物也离不开石灰。种花生、黄豆等都少不了用石灰拌草木灰来覆盖种子，预防泥土里有各种害虫对种子的侵害。每年生产队都要烧一窑石灰，一般选择在冬季，夏秋时要备好干草、石头等。

生产队决定烧石灰了，就召开群众会议，把割草的任务分配到各个劳动力。有一年，正读高中的我星期天回到家里跟着父母加入割草的行列，目的是帮家里争工分，减轻父母割草任务的压力。

我记得那些年，上级有个规定，通告张贴到各村屯。规定不许人提前上山割草，到10月1日那天才放开割草。10月1日那天，为了就近割草，我父亲四点就起床煮粥，天微亮就带上一锅粥和一碗酸到附近的山岭，用两米长杆的大镰刀来割草。为了圈草地盘，我父亲拿大镰刀从岭脚下割了一条口子到岭上，再从岭上横割了三四十米长的口子，割成一个大方框，目的是圈起来，供我一家人在框内割上两三天。如果不早点去圈好草地，就挨去远的山岭割草。远的山岭也有草，但挑草到石灰窑远。所以10月1日那天早晨大家都抢着在附近的山岭占领“阵地”。

烧石灰，就是用石头来烧。选石头很有讲究，只能用山上黑色的石头，其它石头都不行。一窑石头8000斤左右，打石头这苦力工一般都是男人做。打一窑石头，一般需要七八个青壮年男丁，要干一个星期左右。我们村住在山脚下，石灰窑也在村头，村里烧石灰的石头都是就地取材。到了冬天，备好石头了，全村劳动力一股去挑石头装进窑，只需两三天就可以点火烧窑了。

烧石灰算最累最苦的一个过程。窑口有一尺五高，一天烧草要五、六十担，每天要8个男人轮流负责烧火，一天24小时烧个不停。开始烧时窑上黑烟滚滚直冲上天，烧火烧到窑冒白烟为止。那时虽说是冬季，天气寒冷，但人还是汗流浹背。如果碰到天下雨就遭罪了，灶里的火热浪逼人，外面雨下个不停，去搬草时人和草又被雨淋。烧一窑石灰，一般烧七天左右，如遇雨天则会延长两三天。烧到冒白烟了，全窑通红，从窑上选一块石灰浸入水里，全部溶化了才可以停止烧火。停火后还要待七天左右，等窑冷了才能出石灰块。石灰块存放厂棚后，淋上水待溶化后次年才能用于生产。

那个年代烧一窑石灰真不容易，繁杂的工种加上体力劳动真令人感叹。不禁让我想起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燃烧』的岁月

韦芳春



漫话车辙

罗人伟

什么是车辙？车辙就是车子走在路上时留下的，车轮子碾压过的印子。车辙是车子与路面相互作用之后而产生的。有车无路或有路无车，都不可能有车辙。

我认识车辙，是在我的老家兴宾区平阳镇石牌村。那时，我刚上学，真正与我有关的，是从家门到学校、到田地里、到山里的三条路。那时的路，都是泥土路。路面松软，车轮子一碾压，就会压出一道深深的车辙。那个时候，我见过最好、最大的车子，就是牛车。牛车是用木料做成的，车轮子高大宽阔，边缘的厚度有二三厘米。车轮子第一次压出的车辙，是清晰、新鲜、规整的。但压的次数多了，车辙就会越来越深。加上风吹雨淋日晒，车辙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尽管模糊不清，但车轮子还是要不断地碾压。所以车辙总是模糊了又清晰，清晰了又模糊，周而复始，永无尽头。

我常常望着路上的车辙发呆。我首先想到的，是车辙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是一条导航线。只要你明确了车辙能够通达的地方，你沿着车辙走下去，准能到达目的地，而不会迷路。有一次，我跟父亲上山打柴。装满了一牛车的木柴，准备回家的时候，夜幕降临了。我问父亲，天黑赶车有危险吗？父亲说不会有危险。我问为什么？父亲说只要车轮子沿着车辙走，就不会有危险。我说你怎么能判断车轮子是不是走在车辙里？父亲说凭感觉。果然，半个钟头后，我们平安回到了家。

然而，我始终对那条朴实无华的泥土路感到心痛不已。因为不管车轮子如何碾压，不管自己如何被碾压得伤痕累累，它始终没有一句怨言，而是默默地承受着。我想，也许是因为它知道，它的最大价值，就是为人类提供交通往来的便利，满足人类的社会生活需求吧。于是我把泥土路与我们社会上的那些任劳任怨、默默无闻的奉献者联想了起来。这两者不都是一个样的吗？这样一想，我又对泥土路产生了无限的敬意。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车辙也一样。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如今的农村，牛车没有了，单车、摩托车、三轮车、电动车、拖拉机、汽车不断涌现。这几种车，车轮子都是用橡胶做成的，压力很小，对路面几乎没有任何损坏。同时，泥土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柏油路、水泥路。这两种路，坚硬、平坦，车轮子的碾压，不会压出车辙来。所以，车辙也没有了。现在，人们出门远行，极少有步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车代步了。而且不再以车辙为导航线，而是以北斗导航系统进行导航。车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消失。

有人说，车辙分有形车辙和无形车辙两种。我认为，无形车辙指的就是人生。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老去，其人生的轨迹，不就是一道只有自己才清楚的车辙吗？在人的一生中，寒窗苦读、就业奋斗、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结婚生子、养育儿女、侍奉双亲、操持家务等。通过一生的努力，你一定会留下一道清晰的“车辙”。在人生的车辙上，也许有你的辉煌精彩或酸涩苦楚，也许有你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也许有你的骄傲自豪或遗憾愧疚……不管留下什么，都是你一个人的“杰作”。不管你对这个杰作满不满意，你都得接受和面对。你可以记住它，传颂它，反思它，但绝不可以否认，它是你实现理想目标的一道车辙。



扫码聆听更多美文。



睡莲（李陶摄）

老街的壮锦往事

蓝善文

时光在土司老街无声流逝，悠长的岁月让那一排排骑楼式房屋变得古色古香，印满沧桑的痕迹，把许多流传在街上的故事酿成了一杯杯酒，历久弥香，让人回味无穷。翻开老街的历史文化，壮锦是很厚重的一页。许多上了年纪的老街妇女，箱子底都藏有自己的宝贝——壮锦。那一幅幅精美的壮锦，凝聚着她们永远难忘的记忆和曾经的荣耀，是壮族文化的一朵瑰丽之花！

“十月山城灯火明，家家织锦到三更。邻鸡乍唱停梭后，又听砧声杂臼声。”忻城举人莫震的竹枝词生动描述了古代土司老街织锦的盛况。江南才子、两粤宗师郑献甫曾写有五言长诗《织锦女》：“我为芝城客，未见织锦女。凉风过深巷，机声无定所。凄凄青春女，脉脉黄姑渚，碧玉本小家，鸣机正当户……”对忻城的壮锦及织娘高度赞赏。壮锦是有漂亮图案的纺织品，经久耐用，深受世人喜爱，既是生活用品，又有观赏价值的手工艺品，是壮族群众幸福生活的一种标志。民间青年男女结婚，壮锦棉被是必备的彩礼，男方喜用“龙凤戏珠”和“凤穿牡丹”作被面，女方的嫁妆喜用“蝴蝶朝花”“大小五字纹”等作被面。嫁女生了孩子，娘家送背带，皆用壮锦做背带芯。在忻城县土司老街，流传着许多家喻户晓的壮锦故事。

已有千年历史的忻城壮锦，与成都蜀锦、南京云锦、苏州宋锦齐名，且是唯一的少数民族织锦，在明清时期是朝廷贡品，受到帝王将相的喜爱。莫氏土司曾向宫廷进贡过一幅团龙壮锦，两条龙绣得栩栩如生，眼睛活灵活现，堪称绝妙，让朝廷官员大为惊奇，对来自南方偏远山区的忻城壮锦刮目相看。清朝时期，朝廷派一钦差到忻城订要一幅壮锦。钦差到忻城后，见到

城乡许多人家织壮锦，却都是民间婚嫁用的粗线条图案壮锦，达不到宫廷的要求。钦差打听到城厢街织壮锦较好的有莫玉姑、覃三奶、莫烈真、莫秉尧、阳家伯妈等，于是便到她们家中认真考察，看到她们的手艺确实很好，织的壮锦十分精美，心里很高兴，于是下订金100银币订要一幅“双龙戏珠”壮锦。为朝廷织壮锦，既光荣又有很大压力，但这些困难并没有让老街的妇女们退缩。她们做好分工，由莫玉姑备料，精选优质棉线蚕丝，覃三奶挑花头，四人日夜轮班赶织，最后在预定日期内完成交货任务。钦差收到壮锦后十分满意，即带回京城交给宫廷。皇帝和隆裕太后见到美丽的“双龙戏珠”壮锦非常开心，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认为如此精美的艺术品价值连城，只支付100银币，无法体现其珍贵，心中过意不去。隆裕太后是满族人，她很佩服聪明能干的忻城壮族人民，想加深与壮族的联系，于是要求皇帝下旨，派原钦差再返回忻城，给莫玉姑加赐黄缎钦匾一幅，赏赐细丝线银锭100两，这是对忻城壮锦的最高奖赏，表达了对土司老街妇女织锦技艺的高度褒扬。莫玉姑一家十分高兴和珍惜这份崇高的荣誉，珍藏好黄缎钦匾。后来因兵荒马乱去逃难，莫玉姑将钦匾连同家中贵重物品一并收藏于仰洞村后的岩洞里，不久被强盗发现偷走，从此下落不明，莫玉姑因此遗憾终生。

老街周长兴之母心灵聪慧，从小就对织壮锦痴迷，她刻苦学习，工艺精湛，成为织娘中的佼佼者。1937年四月上旬，“全国手工艺术品展览会广西初展会”在梧州举办，她织的龙凤壮锦被面图案精美，在展会上展出时，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被评为甲等奖，获金色奖章一枚，后又被选送到上海参加全国手工艺术品展览会展

出，被美国客商以重金购买，这幅壮锦被面漂洋过海走出国门，忻城老街妇女织锦手艺人名扬海外。

老艺人王鉴华是莫玉姑的侄女，耄耋之年受到严重的风湿骨痛病困扰，常睡在沙发上熏艾草药，精神萎靡不振。可一谈到壮锦的话题，她便精神振奋坐起来，一字一句地讲述自己织壮锦的经历——十四岁就跟着母亲学织壮锦，由于她认真刻苦，学到一手织锦好技艺。她觉得织壮锦是一种享受、一种追求，感受到人生的意义，每织出一幅漂亮的壮锦，她都激动不已。她珍藏一张五十年代登在《广西妇女画报》上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当年记者拍下的。照片上，她与老街织壮锦的姐妹正值青春年华、风采照人，展示出她们当年的美好青春年华。她说1955年《人民画报》曾登载过其织壮锦的照片；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时，她织了一幅白底小万字壮锦送到南宁展览，获得一致好评。她收藏着一床镶着漂亮壮锦“四宝围蓝”背带芯的老土布背带，说这些织品都是她自己的手艺。王鉴华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土司老街织娘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忻城壮锦在困难中发展。1972年9月，老街15岁女孩蒙如君进县壮锦社当学徒。虽然收入微薄，但是她喜欢壮锦，坚持学习。当学徒期间，她师从韦桂荣、黄爱琼、韦朗仙三位老艺人。当时几位老艺人都先师从周长兴母亲，后成为忻城民族壮锦厂工人。她们技艺精湛，所织的壮锦图案生动，结构严谨，色彩斑斓，具有“红配绿，看不俗”的民族格调。韦桂荣擅长织大万字花锦。韦朗仙是聋哑人，虽然她天生残疾，但手艺特别好，不但能织出繁杂精致的花样图案，还有独门绝技，她织

的“团龙”“狮子滚球”“双凤朝阳”“凤穿牡丹”等壮锦精美绝伦，独一无二。在几位老艺人的口传心授下，蒙如君逐渐掌握了织壮锦的关键技术，是改革开放后老街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优秀织娘。

为了学习先进技术，蒙如君1982年到宾阳、靖西等地学习排子机织锦技术，1985年到上海学习丝织机电技术，回来后升任壮锦厂副厂长。蒙如君带领厂里工人刻苦钻研，织出了许多高质量壮锦产品，受到游客的喜欢。

忻城壮锦这朵民族文化艺术之花飘香海外。1985年至1989年，吴邦达博士等5位联合国专家、英国牛津救济组织专家巴林先生、欧洲农业发展集团代表奔德·伊斯曼先后7次到忻城考察壮锦厂，并援助资金支持忻城发展壮锦生产。1989年，蒙如君到日本表演织壮锦技艺，受到广泛好评。1992年，国家贸易部将蒙如君所织的壮锦送到日本冲绳那珂市展览，成为展览会上的亮点。

在市场经济浪潮的激烈冲击下，低效率、经济收入微薄让壮锦生产难以为继，老街的织娘们受到了严峻考验，许多人无奈地转行另谋生计，养家糊口。而蒙如君却痴心不改，克服种种困难，用辛勤的汗水继续浇灌着壮锦这朵壮族文化之花，让它更加绚烂迷人！2011年5月，蒙如君被自治区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锦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1月被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授予“中国织锦工艺大师”称号。

老街的妇女们发挥聪明才智，一代接一代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生活 and 美好未来，把壮锦打造成广西民族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